

黄连木：“宝藏树”隐身乡野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 文/图

在距郸城县城40多公里处的白马镇张庄村南头，有一株树龄200多年的黄连木，胸围390多厘米，树高约25米，平均冠幅23米，盘根错节，周身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。据悉，该树是我市境内仅有的一株古黄连木。黄连木与中药植物黄连形体上有区别，药用价值却接近，其全身都是宝，根、枝、叶、皮都可以入药。更为神奇的是，黄连木的叶子初春浅红色，夏季碧绿色，秋季成鲜红色或橙红色，有特殊气味。由于这棵黄连木与张庄村基本上同龄，200多年来，它见证了小村的变迁和村民们的喜怒哀乐。前两年因烟熏火燎和虫害的肆虐，该树上部枯死，目前，其根部又长出了几株新芽。

1 藏身小村200多年

记者寻访这株黄连木时颇费了一番周折，第一次是在初秋时节前往寻访，因修桥路不通打道回府。记者前几天寻访时，从郸城县城乘班车去白马镇，一路颠簸，耗时近两个小时才到达镇政府所在地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徐周说，去张庄村还有15公里的路程，路上泥泞很不好走。徐周驾驶镇里的巡防车一路辗转行驶40多分钟后才找到张庄村，在驻村干部张强的带领下，记者一行踩着泥泞到村南头领略了这株古树的风采。

这棵黄连木有20多米高，需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将其合抱。树南侧有村民烧香时立的一个砖混结构的神位，神位前有一个烧香、烧纸的大坑，此处香火的旺盛可见一斑。而今黄连木的枝头已没有

了往昔的繁茂，突兀的枝桠却像利剑指向苍穹。

听说记者到村里寻访黄连木，不少村民都出来看热闹。当记者问及这棵黄连木是何年何月为何人所栽时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仙鸟衔着种子落下来的，有人说是神医路过施舍的种子，有人说是上古时期的先人所栽植……今年60多岁的原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亮泽给出了准确的答案。张亮泽说，这株黄连木基本上与村子的村龄相当，因为张氏族谱上有记载，移居这个村的张庄人的先祖，在这个村里居住了两年就病逝了，他的儿子从故乡带来两棵黄连树的幼苗栽植在坟墓边。至今，张家移居到此已有21代人，230多年历史，自然这株黄连木也有230年的树龄了。

2 素有“宝藏树”之称

黄连木在平原地带本不多见，因其树身高大、树叶颜色多变、浑身是宝，为其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。在我国古代不少记述林木的典籍中，均称黄连木为“宝藏树”。

据《林业志》记述，黄连木别名楷木、楷树、黄楸树、药树、药木、黄木连、烂心木、黄连茶等，为漆树科落叶木本油料及用材树种，最高可长到30米，各部分都有特殊气味。偶数羽状复叶、互生，10~14片小尖叶，披针形、先端长尖、基部斜歪。春季开花，雌雄异株，圆锥花序。核果近球形，红色或紫蓝色。黄连木适应性强，喜光，深根性，生长缓慢。木材黄色、坚硬、细致、耐久。其树冠树叶开阔，叶繁茂而秀丽，初春叶芽呈红色，入秋变鲜红色或橙红色，花期3~4月，果实9~10月成熟，铜绿色为实种，红色为空粒种，实种能培植。

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上这样描述黄连木：“黄连木，江西、湖广多有之。大可合抱，高数丈，叶似椿而小，春时新芽微红黄色，人

竟采其腌食，曝以为饮，味苦回甘如橄榄，暑天可清热生津。”

清代学者所著《广阳杂记》记述有该树木：楷树又名黄连木，系落叶乔木，果实红色，形状椭圆，木纹细腻，可做器物。相传它最早长在孔子墓旁，为子贡所植。它树干挺拔，巍然屹立，有种浩然正气，为诸树之榜样，也是楷模一词的由来。

黄连木浑身上下都可用于医药、化工、油料、食品等方面，可谓浑身是宝。黄连木种子油可用于制肥皂、润滑油，也可用于照明、治牛皮癣。种仁含油量56.5%，是制取生物柴油的上佳原料。提炼油后的油饼可作饲料和肥料。树皮含单宁能提取烤胶。果、叶亦可做黑色染料。树皮、叶、根、枝可入药，也可作农药。鲜叶可提芳香油，嫩叶可制茶。木材质地坚硬如铁，纹理致密，结构匀细，不易开裂、耐腐蚀，钉着力强，可供做建筑、车辆、高档名贵家具等用。



黄连木

3 张庄村人引以为豪

黄连木在豫东地区很少见，这株黄连木它能在偏僻的豫皖交界处的张庄村生存200多年，且根深叶茂未遭受过雷劈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张庄村的村民们也都引以为豪。

75岁的张守义谈起村里的黄连木时满脸都是自豪和喜悦。张守义说：“我们村很小，仅有两三百口人。方圆几十里，你若提起张庄村，不会有人太在意，如果你说自己是大树庄的，很多人会对你肃然起敬。50年前，我们村附近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，视野很开阔，十里内都能看到高大的黄连木。张庄村距白马镇直线距离9公里，村民到白马镇赶集时，都能看到黄连木的大致轮廓，若赶集的人问起村民是哪个村的，村民都很自豪地朝着黄连木的方向用手一指说‘大树庄的’，人们眼中便会露出羡慕之色。”

让村民引以为豪的还不仅仅是黄连木的高大，更主要的是，村民日常用的东西也有不少取自于该棵黄连木。46岁的村民张中令说，他小时候上早晚自习时，班里的同学都是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照明，教室里往往烟熏火燎的，同学们满脸都是烟渍。那时候煤油在农村算是奢侈品，人们点煤油灯也都很节省。但他们张庄村的学生用的灯不用烧煤油，烧的是黄连木种子榨出来的油。这种油灯不仅比煤油灯亮，还比煤

油灯的烟渍少，引得邻村同学羡慕不已。张中令说，那时他们还时常用黄连木种子油与邻村的同学换学习用品呢。

“黄连木与黄连虽然不是同一个科的植物，但药性还是很相近的，都具有清热泻火的作用，能治各种毒疮、牛皮癣等疾病，邻村的人经常到俺村的这棵树上来取免费的药物。”68岁的张玉泽谈起黄连木的药用价值如数家珍，他说，炎热的夏季，人们容易上火，轻则咽喉肿痛、目赤耳鸣，重则身上长疮，但村里人世代都知道黄连木的作用，都会取黄连木的嫩叶泡茶喝，或捣碎了涂在患处。黄连木对治疗小儿腹泻有很好的疗效，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来找张庄村村民取药。张玉泽风趣地说：“俺村能娶到不少外村的媳妇，黄连木是立了大功的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们村不仅有免费的油料、药材、食品，到夏季，我们还能享受到黄连木带给大家的凉爽。”

张守义说：“黄连木下不仅是全村人的大饭场，还是村民乘凉的好地方。当年，每逢饭时，村民都会端着碗到这里吃饭。夏天邻村的人也来凑饭场，树冠下能容纳两三百人呢！在黄连木下乘凉，我感觉比现在的电风扇都凉快。我们村的大队部就建在黄连木的北面，黄连木下是村民开会的地方……这一切都是托了这棵树的福呀！”

4 干枯两载 再发新芽

“在我童年的时候，黄连木周边是两亩左右的墓园，祖坟有一丈多高，树龄上百年的苍松翠柏有100多棵，黄连木守卫在此，成为我们村的标志物。”村民张亮泽说，“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由于我们村地处偏远，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，古树都幸运地保留了下来。1958年大炼钢铁时，墓园里的松柏都被砍伐掉作为炼钢的燃料，黄连木也差点被当做燃料被砍掉，幸亏村民极力保护才幸免于难。可惜的是，黄连木在两年前却突然枯萎，等村民剥开树皮后才知道，树身被虫蛀得已是体无完肤。”

村民张玉泽说，这棵古树的枯死就是缺乏保护造成的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封建迷信开始有所抬头，每年的正月初一和正月十五，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来给黄连木上香，人数最多时每天

达到上万人。有人在黄连木南边修建了神位，熊熊的香火把树南侧的树身和枝条都烤干了。1985年春，为了制止群众在这里搞封建迷信，该县公安局的王股长带了把盒子枪来到树下，见制止不了群众烧香许愿，他就用枪打树身上悬挂的许愿用品，一连打了数枪群众才解散。自此，群众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烧香了，而是改在夜间或清晨偷偷地烧香许愿。直到两年前的夏天，村民发现黄连木的叶子开始枯萎凋零，目前这棵黄连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了。

今年夏天，村民们惊奇地发现，在黄连木北侧的树根旁，又冒出了几株新芽，热心的村民便用树枝作篱笆将其保护起来。目前，这几棵幼苗已长至一人高，村民都表示，一定要好好地呵护黄连木，希望重树“大树庄”的辉煌。



探访周口古树名木

之 郸城黄连木